佛

苏三

（下）

著

让这天下只有我一人可以救你，
你只是我一个人的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

傀儡师

苏三 著

（下）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傀儡师 : 全2册 / 苏三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594-0155-7
Ⅰ. ①傀… Ⅱ. ①苏… Ⅲ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1554号

书　　名　傀儡师
作　　者　苏　三
策划出品　九志天达
责任编辑　姚　丽
策划编辑　朱静静
责任监制　刘　巍　江伟明
出版发行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　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　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　　刷　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880×1230毫米 1/32
字　　数　400千字
印　　张　15
版　　次　2017年7月第1版　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　ISBN 978-7-5594-0155-7
定　　价　55.00元（全2册）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　尹昌友

目录

001_第三十三章　鸠鹊缘

008_第三十四章　十里嫁

018_第三十五章　缚华录

025_第三十六章　佳人误

030_第三十七章　秋水湖

036_第三十八章　再相逢

045_第三十九章　诉衷肠

052_第四十章　万艳窟

056_第四十一章　山河催

062_第四十二章　红颜哀

068_第四十三章　长街遇

077_第四十四章　后廊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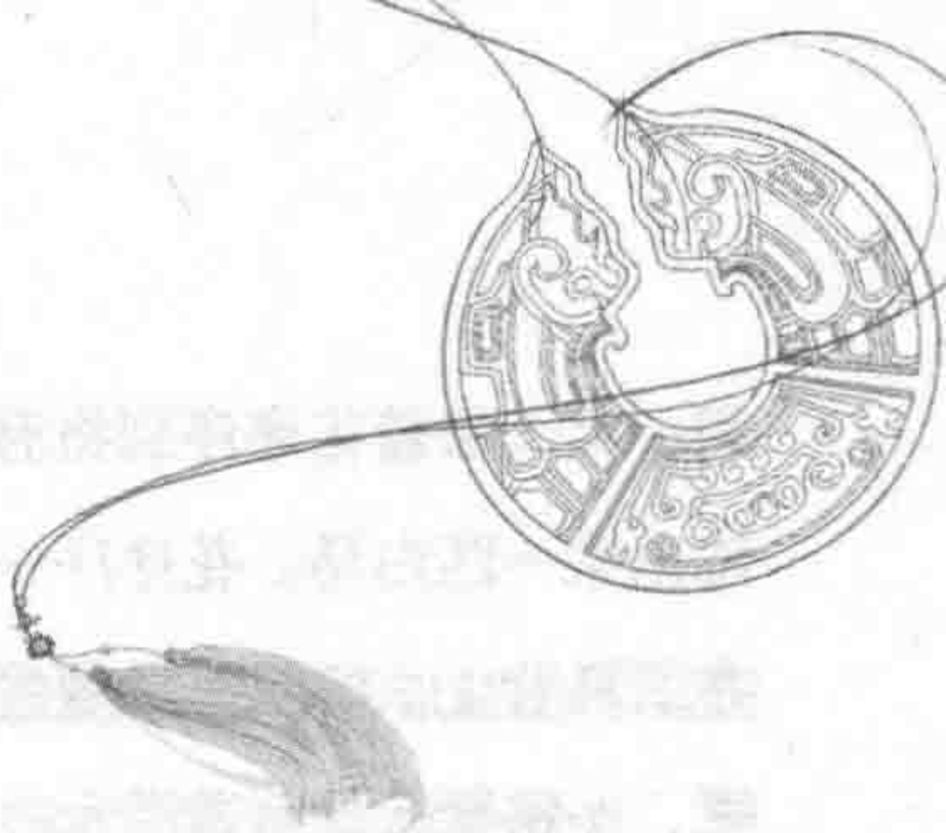
091_第四十五章　茔上雨

101_第四十六章　傀儡宴

111_第四十七章　假意邀

126_第四十八章　牢中狱
134_第四十九章　长一梦
142_第 五 十 章　三月三
152_第五十一章　遇殿下
157_第五十二章　傀儡错
163_第五十三章　艳美人
169_第五十四章　罗裳旧
177_第五十五章　新官行
185_第五十六章　错婚约
191_第五十七章　妙手春
198_第五十八章　尘埃定
207_第五十九章　前尘乱
216_第 六 十 章　昙花现
221_终　　章　桃花雪
225_番　　外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三十三章

鸠占鹊巢

月色如乐，蔷薇满墙。

将府的主将名叫宋檀，前些年跟随游阮上过疆场。宋檀的爹娘都在别的宅院里，偌大的将府里只宋檀一人，府里到处都栽种了红色的蔷薇花，攀着墙壁四处疯长。宋檀看上去年岁不过二十，眉清目秀举止有礼，和驻守边疆的一群将士看上去迥乎不同，说起话来也都是客客气气的。

宋檀给游阮备了最好的院子，每日的吃食也挑好的上，游阮待在将府里，大有鸠占鹊巢的意思。

花序序虽然在大漠里待了几天形容狼狈，但除了胳膊上的伤其他地方都完好无损。反观白三惜则算是伤得严重，他身上大小伤口不少，游阮特意让宋檀请了好几个大夫来给两个人瞧病。

花序序没大碍，一碗汤药下去，第二天的时候就生龙活虎了。她出院子的时候正是早上，游阮在园子里舞枪，七尺长的红缨枪被他舞得虎虎生风。见花序序过来，游阮忙收了红缨枪，园子里的蔷薇花开得红艳艳一片，游阮上下打量她一眼，最后眼神落在她的胳膊上，眸色深沉道："想出去吗？"

花序序一时吃不准他的意思，又怕惹恼他，便轻轻点了点头。游阮扬

眉一笑，带着花序序到将府外，他打了个响亮的口哨，立刻从将府的巷子里蹿出来一匹白马。花序序一时惊讶得还没有回过神，人已被游阮拦腰抱起坐在了马背上。游阮一勒缰绳，马立刻跑了出去。花序序也不知道游阮是要去哪，一路紧张地看着游阮。

走了两个时辰的样子，便见一个茶棚。有一群人正在喝茶，茶棚外的栅栏上拴着十多匹马。店老板穿一身破旧的灰色短衫，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，正拎着茶壶给客人添水。花序序还没走近就觉得脚底发麻，喝茶的这些人实在是很眼熟，正是在大漠里打劫了花序序东里绍的马贼，游阮拉着缰绳夹了一下马肚，马速度极快地朝着茶棚跑过去。

游阮来势汹汹，一群人见游阮来者不善，又看见了花序序，掀了桌子抽出刀迎面就劈过来。游阮手握九尺红缨枪利索一扫，翻身下马将花序序护在身后，一群人互相使了眼色提刀砍下来，游阮面不改色，不出二十招，个个被游阮挑了兵器。花序序看着游阮大胜一阵开心，游阮侧头看了花序序一眼，反手红缨枪一转，便刺进了最右边一个人的心口。红艳艳的血顺着寒铁打造的枪头滴出来，瞬间就融在了黄沙里。

剩下的人见游阮动了杀机，赶紧磕头赔罪。游阮沉着脸反手抽出红缨枪再一掷，旁边的一个人也轻飘飘地倒下去，一个接一个。

余下的人忙掉转了头对着花序序磕头求情，花序序整个人呆愣在那里，眼看游阮已再要提枪，花序序忙拦住他，急道："给个教训就好了，何苦伤他们性命。"

游阮扬眉一笑，不屑道："他们伤了你，我这是在帮你报仇。"

"不、不用了。"花序序拦住游阮，一低头却见只剩下活着的两个中有一个是当时给白三惜下蛊毒的人，她不由自主想起那天晚上见到的声音略耳熟的女子，便问道："那天在地牢里我看到有个姑娘，她是干什么的？"

"她是个轩国人，负责替派中圈揽钱财。"那人忙答道。

“派？什么派？”

“流燕杀。”

流燕杀是一个暗杀流派，名义上是由一群流寇组成，实则却是由暮国的五皇子掌管。流燕杀专门收留败将或是叛军，这些人刀口舔血地活下来，因惧怕战场逃兵的罪名，大多不会再回故国。流燕杀不仅接暗杀的单子，同时也做些黑市买卖。人命、宝物都可以用来交易，简而言之，只要有钱，所有用刀能解决掉的事他们都能帮人解决掉。

花序序笑笑，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人才张嘴，游阮一把红缨枪已刺过了那人的脖颈，而后游阮左手使力一把抽回枪，那人瞪大了眼睛倒下去，花序序赶忙退后几步讶异地看着游阮，游阮反手一划，另一人也倒下去。这俘虏明显已经要说那女子的名字了，游阮却听也不听就杀了他。

游阮立在那里，双眼沉沉入水，嘶哑着声音道：“这些人都不可信，不如了结了，免得他们耍什么花样。”

“哦。”花序序见他神色凝重，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重明帝有令，要嘉仁公主在将府休养好后再回京都。白三惜也渐渐好起来了，但几个人都没有要回京都的意思，一天拖一天，便拖了六七天。

在第七天一早的时候，将府里热闹得不得了，花序序随口一问才知道是媒婆带了几个姑娘来给游阮说媒了。花序序想起即墨长莺，憋着笑便赶紧去看。

将府待客的大堂外有一个小的水塘假山，水塘四周和假山上都种了大红的蔷薇花，假水塘边则有八棵大枇杷树，蓁蓁绿叶下坐着六个衣着鲜艳的姑娘。花序序去的时候，暖风习习，游阮红着脸坐在四个媒婆堆里，四个媒婆互不相让地夸自己带来的姑娘，六个姑娘则坐在一起，香帕半掩着红唇，颔首微微笑着轻声交谈。

花序序看着游阮不知所措的样子没忍住笑起来，游阮的耳朵极灵敏，听到花序序的脚步声，眼睛一扫看过来，花序序对他微微一笑，顿时游阮的脸更红了，几个争吵的媒婆看出端倪一齐看过去。花序序躲下去也没意思，便落落大方地走了出来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游阮赶忙走过来问候道。

花序序看着红透一张面皮的游阮，想起即墨长莺不由得摇摇头，便打定主意替他挡这么一回桃花。她挑唇一笑，眼角一垂扫一眼六位女子朗声道：“游郎这是给序序找妹妹吗？”

几个女子不约而同瞪大了眼睛，游阮连忙摆摆手，看着花序序半是做戏半是认真道：“她们都是来喝茶的。”

花序序看着游阮呆呆的样子忍不住笑起来，六七天的时间已经足够花序序调整心态，驱散心里先前的荫翳了，她的气色也好了不少，而且在这里也不像在京都一样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，一颦一笑间都显得极其有活力，漂亮的眉眼深处虚虚藏着一抹忧愁。一院子的人顿时都看着她，这时一个小厮从院外走过来拱拱手，小声附在游阮耳边道：“白大人说要下午回京。”

花序序站的离游阮很近，自然听到了那句话，她脸上的笑一僵。到将府这几天，白三惜和花序序歇息在不同的院子里，花序序始终对季檐和季阿蛮的死不能释怀，所以一直有意避着白三惜，一来二去倒是从没碰见过他。现在他突然说要走，和自己也没商量，他只说自己要走，莫非……花序序不敢再往下想。

游阮微微有些惊讶，“这么急着走？你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花序序轻声道，她勉强笑了笑，仓皇躲避游阮视线的时候恰好看到了白三惜，他穿着一身白色的宽袖袍子，独身立在拱形的石门边，灰白的墙上开满蔷薇花，他立在那里微微垂着眼睑，手腕上的白玉珏垂着，他的神色平静如常。

花序序定定立在那里看着白三惜，半晌白三惜微微笑了一下，转身朝着石门后走了，花序序久久立着，游阮轻轻推推她道：“再待一段时间吧。”

花序序有一瞬的愣怔，她一直心心念念的暮国，现在她人就站在轩国和暮国的边界上，移动一步人就到了暮国。但那天夜里商榷的话却还历历在目，如果不是为了找她，他也不会这么狼狈。

“不！我要跟他在一起！”花序序这样想着，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，游阮的眸色一闪，失落地低下头，花序序只觉心里一瞬明朗起来，她想跟白三惜在一起，只想跟白三惜在一起。

花序序急急追出去，穿过石门时裙裾蹭到蔷薇花，落下许多蔷薇花瓣，游阮看着花序序的身影消失后才反应过来，忙匆匆追了出去。

将府后门，春光正好。

游阮追出去的时候恰好看到花序序和白三惜在说话，白三惜骑在马上，隔得有些远，听不到在说什么。花序序仰着头看着白三惜，游阮想走过去的脚步生硬地停下，看到花序序和白三惜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游阮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外人。

白三惜和花序序说了几句话后，花序序对着白三惜伸出手，白三惜微微俯身抓住她的手，而后花序序轻轻一跃，她便翻身骑在了马背上，白三惜将她半搂在怀里，将要甩马鞭的时候，游阮失神地从藏身的石狮子后走出来，白三惜猛然回头，将游阮的所有落寞尽收眼底，而后挑唇一笑，睥睨一切的神态，游阮被那样强硬的眼神震到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，等他再回过神，白三惜已和花序序绝尘而去。

开满蔷薇花的将府，又一如往常的安静。

东里绍在白三惜到将府的第三天，便托人传来了消息，说是他一切安好。将府离大漠有些距离，算起来将府倒是离南域更近些。出了将府快马走了几个时辰，眼前的景物也从稍显萧条的平原成了山明水秀的小桥人家。

白三惜和花序序同乘一骑，快到南域的时候白三惜刻意放慢了速度。一路上花序序一直没有说话，白三惜知道是因季阿蛮的事，她能和东里绍离开京都，便是想离开自己。在将府的几天，白三惜一直在等，等花序序想好要不要跟自己回京都，但一天一天等下去，花序序却越来越和游阮亲昵。直到花序序亲自出面阻挡了游阮的婚事……

白三惜看着花序序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尽可能地轻声说道："你救了我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出来，我都可以给你。"他的声音很轻很轻，想告诉她却又怕她听到。

花序序没有搭话，良久白三惜轻轻一笑，"如果你要留在南域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找甄黎。如果你想找游阮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"

花序序闻言抬起头仔细地看着他的眉眼，没了惯常的笑意，反而眉眼里有一股深深的不舍和忌恨。他有什么好忌恨她的呢？花序序想着想着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轻声道："你在嫉妒游阮吗？"说到最后一个字花序序没来由地笑起来，不可能！白三惜怎么会嫉妒一个人，单是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。

"你从我这里就没什么想要的吗？"白三惜沙哑着声音道，声线华丽低沉甚至有些委屈。花序序本想打趣他，一抬头看着他郑重的神色又徐徐收敛起笑。她唯一想要的就是他，但现在他就在她面前，花序序却不敢告诉他。想了又想，直到看着白三惜的脸，花序序眼睛开始发酸，她才蓦地低下头去，勉强笑着道："我要万艳窟的酒和浮英楼的菜，最好吃完能再去荣昌寺游一遭，然后回来可以连睡三天……"

"序序。"白三惜突然倾身下来抱住花序序，花序序喋喋不休的话头猛地没了后续，她强装镇定地磕磕巴巴道："怎、怎么了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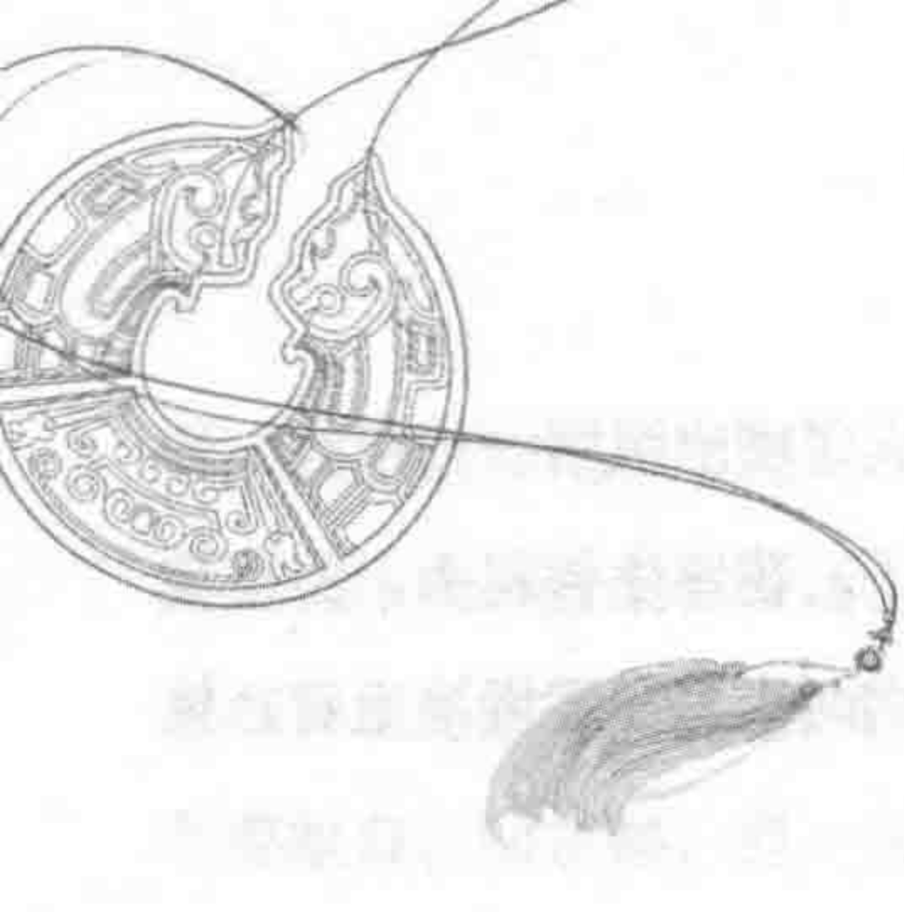
"我这么好，你就不想要吗？"白三惜俯下身子靠在她肩窝上沉声道，温热的气流一直裹着他说的话往耳朵里蹿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花序序顿时身子一僵，再也接不下去话，长大了嘴巴眼睛一片湿润。长生蛊和血蛊在身体里翻腾着，死期不明的一副身子。花序序仰起头，骑在马背上看天，四周恰好没有山，静谧的长林只有他们两人，马慢慢地走着，林子里偶尔能听到鸟鸣叫的声音。

白三惜抱着她一言不发，花序序想起东里绍说过的长生蛊与血蛊都无解，她闭上眼睛仰起脸微微笑起来，良久才轻轻道："娶我吧，如果你喜欢我，那就娶我，我想嫁给你。"

"好。"白三惜轻轻道。



第三十四章

十里嫁

白三惜和花序序回了宫，童少宫生辰当日刺客一事慢慢再没人提起，京都一时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。他和花序序的大婚时间就定在了六月二十四，花序序在京都无亲无故，因此便从东里绍的府邸出嫁，神医府离白府很近，中间只隔了一条街。

到六月二十四这天，是个大晴天，神医府里装点一新，到处都挂满了红绸，看起来热闹非凡。花序序换了吉服坐在铜镜前顺着窗子缝隙看出去，只能听到院子里一片热闹。替她梳洗的丫鬟们都是从白府里拨过来的，此时都是一脸喜气。即墨长莺上次因游阮的事多日未找花序序，一听花序序要大婚便又帮着开始张罗，花序序也早已习惯了她阴晴不定的脾气，两人也算握手言和。即墨长莺帮着花序序梳妆好后，将一个苹果放在花序序手里道："上轿的时候一定要拿着，这苹果是刚才福叔亲自送来的。"

另一个婢女打趣道："想不到府里那么忙，福叔还有这空闲。"

花序序看着手里的苹果，不大自然地轻声道："也不知道福叔是不是不大喜欢我？我和三郎回来后他一直没同我讲过话。"

几个丫鬟顿时嘻声，即墨长莺笑着戳戳花序序的脑袋，"他之前是花

家的管家，跟着花苏苏走南闯北的，你现在嫁给白三惜，他这样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
花序序点点头，前院一直鞭炮不断，花序序虽知道白三惜在朝为官和善贺喜的人应该很多，却没想到连神医府也会这么热闹。花序序想了想拉着即墨长莺的袖子轻轻道：“你可知道花苏苏她是不是叛国，季家……”

即墨长莺不着痕迹地抽出袖子，漫不经心道：“她没有做错过什么，只是爱上了一个人。”

“只是这样？那……”那季阿蛮说的话呢？

“你不相信我？”即墨长莺笑起来，头上的绢花一颤，“你不相信我，为什么还要来问我？”花序序赶紧摆摆手，东里绍从门外走进来笑着道：“让我先看看新娘子打扮得漂亮不漂亮。”

“你倒是有闲情逸致。”即墨长莺笑道。

东里绍咂咂嘴，撩起帘子走过来，走近了看看花序序，眉眼含笑自袖子里拿出一个珐琅的胭脂盒，朱红色的系带下有一撮大红色的流苏，珐琅胭脂盒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桃花，花枝细脚伶仃，花朵却是大而繁复。东里绍蹲下身子将手里的胭脂盒递给花序序，“他让我给你的。”

花序序自然知道东里绍说的是白三惜，心下一喜便伸手去取，东里绍手一缩，花序序有些恼怒地看着他，待他将胭脂盒再递过来，花序序又伸手去拿，东里绍未曾想到她会再次伸手，因此花序序便成功得手，拉住了胭脂盒下系着的红绳。

弄着手里的胭脂盒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嘈杂声。

“公主，公主。”

花序序心猛地往下一沉，来人只可能是童少宫，她不是该在边关的守将府里养伤吗？她怎么会来！东里绍听到门外的嘈杂声立刻起身想跑出去看，他刚起身门已经被人一把推开，童少宫跑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把长刀，身穿着一件玄色衣裳，眉眼间看上去有几分凄楚。

东里绍招招手，屋子里的婢女一溜烟都出去了，花序序看到童少宫这个样子不免心里害怕，她正想拉住即墨长莺的手给自己壮壮胆，即墨长莺却跟着一众婢女出去了。童少宫立在那里神色一狠，恨恨地看着花序序，她长刀一转已握在手里，正指着花序序。

东里绍挡在花序序面前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公主可别忘了这是陛下赐婚！”

童少宫看到东里绍护在花序序面前，唇角微扬猛地笑起来，“你们都护着她！但我童少宫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道理，输给她我不甘心！”

“没有什么甘心不甘心。”东里绍一把抓住她手里长刀的刀柄，皱起眉厉声道：“从他说他不喜欢你的时候起，你再好也都只是枉然，你输更是在情理之中。”东里绍眉间闪过一抹厉色，后看着童少宫掉眼泪的样子不免心里一颤，自己当年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那样狼狈，也没有这么凄惶。

“皇帝哥哥打着为我好的幌子将我许给甄黎，让我什么也说不得。”童少宫猛地握住长刀，一把震开东里绍，“即便我不能嫁给他，他也不能娶了别人！”

“公主！”东里绍喊道。

屋子外站了不少护卫，有不少都是白三惜从白府里调过来的。听到东里绍的声音就知道里面定是情况发展不妙，一众人来不及再去通报白三惜，赶紧冲进去，也顾不得童少宫的公主身份，十多个人一进去就和童少宫缠斗在一起。东里绍赶紧拉着花序序绕出去，刚迈出门走了不过五步，童少宫就

追了出来，她手里长刀朝着花序序奋力一掷。东里绍拉着花序序眼看要躲不过，东里绍猛地闭了眼睛，只听“铮”的一声，东里绍一睁开眼睛，就见白三惜站在自己的面前，拿着一把剑的手正缓缓放下，他的手慢慢渗出了鲜血，手上显示出一朵颜色鲜艳的桃花。

童少宫长刀被白三惜的剑震得朝着她直直弹回到，童少宫一把接住刀，刀猛地从中间裂开一个缝隙，继而猛地折成了两半，童少宫看着掉在地上的刀刃，久久没有抬起头。

良久，童少宫轻轻低声道：“是我输了。”她蹲在地上拾起刀刃，有眼泪吧嗒吧嗒地落在泛着寒光的刀刃上，白三惜一直立着，也没有过去扶她，四周极静。童少宫蹲在那里，她伸手拂过刀刃，笑了笑道：“你说女孩子拿刀不好，你说有事我可以去找你。这把刀是你曾送我的生辰礼物，你去巡察我跟着你，你去游历我也跟着你，一路上我用这把刀偷偷替你挡了多少祸事。我放下刀是因为你，拿起刀也是因为你。”

她说起话来有些语无伦次，看着白三惜的墨色瞳仁似是散开的一摊金墨，茫然而无措。但只一瞬，她垂下头而后眼睑下垂，声音微微打着寒战道：“白三惜，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会拿刀了。”说完她握着刀尖的手猛地一使劲，鲜血顺着刀尖一直淌下来。她骄傲地抬起头，眸子里一团冷冷的光，似是雨后湿漉漉的石阶，那个曾叱咤疆场的公主魂魄似是一下附在了她的身上。

东里绍浑身一震朝她走过去，却只是走了两步，看着她一直抖动的肩膀，东里绍猛地停下脚步。童少宫说完那句话便握着刀尖直起身朝着神医府外走去，刀刃划过石板铺的地上发出一声声的尖锐声响。东里绍皱起眉头眼里闪过一丝疼惜，她就这样废了自己的手。童少宫横行于帝都，一半是因了嘉仁公主这个称呼，另一半则是因为她能提长刀的手，且后一个才是她真正的骄傲所在。东里绍看着她踉跄着走出去，身后的石板路上留下一行蜿蜒的

血珠，童少宫的手伤得这么重，不要说那些宫中御医，怕是连自己也救不回来她的手了。

花序序的脸色一片煞白，东里绍扶起花序序，赶紧就拉起白三惜的袖子看他的手，白三惜手上的桃花颜色越来越艳。东里绍脸色一变，咬咬牙强压着怒气道："你怎么样？"

"没事。"白三惜抽出手，花序序早已愣在原地，她看着白三惜手上的桃花有些失神，见她一直看着自己手上的桃花刺青，白三惜将手往袖子里藏了藏，走过去拍拍她衣裳上的灰土，有些心疼地看着花序序，笑起来语气和缓道："我做这件吉服可没少花银子，夫人怎么这么不爱惜？"

花序序喃喃道："你的手……"

"没事的。"白三惜笑笑，转身对着即墨长莺喊道："你帮她重新梳妆一下。"

即墨长莺领着几个婢女过来，拉着神游的花序序往别的院子走去，东里绍走过来拉过白三惜的手看了看刺青的颜色，又将他的袖子捋下来遮好，"你怎么能去挡呢？不要手了吗？"说完东里绍又笑起来叹口气，看着面色如常的白三惜感叹道："不过要是你今天不挡，我更会觉得……算了不说了，你先回去吧。"

白三惜点点头，"嗯，你照看好她。"

东里绍无奈地笑着应了，白三惜见他应了才转身朝着外面走去，东里绍看着乱糟糟的院子，叹口气抄着手立在园子里，府里的小厮以为他是因为院子被弄乱了而生气，带着十来个人赶紧收拾着。等东里绍再过去看花序序的时候，花序序已经重新梳洗好了，除了脸色有些煞白，看上去倒是没什么事。

东里绍走进去，帮着她理理头上的发钗，一群丫鬟悉数退出去。东里绍看着花序序仍是一脸担忧的神色，便安抚道："他没事，已经回府了。"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